



在作家阿尔杰农一系列以“量子筛”为核心构思的科幻小说中，人类能够造访多重宇宙中的无穷个世界，难点反而是在无穷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让作家进一步设想，假如人类遭遇某种可怕的传染病，那么是否可以去寻找多重宇宙中那些早已遭遇过这种传染病的世界，并从那些世界中获得速效药呢？

伦敦幻梦

编译 思羽

我目睹过伦敦的荒芜景象。我目睹过伦敦的大街小巷躺满尸首。我听过警报声和喝彩声。当他们将我禁闭于一座旧地铁站时，我准备好过隔离的日子。他们从未告诉我幻梦的事。

我出于公民责任而签约加入行动，但也是为了我的姐姐卡洛塔。三年前一次大爆发后，我与她阴阳两隔。姐姐比我大两岁，我是跟着她的脚步长大成人的。她病逝三日后，我站在车站月台上，

寻思我是否有勇气跳轨自杀。我的头脑在这样推论：卡洛塔已经离开人世，为什么我不跟着她走呢？轨道另一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海报，是某个研究项目在招募志愿者。我心想，这次踏上亡者之境的朝圣不乏为一个折中的选择。

如今，我每日的活动是个炼狱。我每天要分三次进入量子筛。科学家告诉我，如果超过一天三次，就会面临基因受损的风险。在量子筛中，我到过每一

个平行世界中的伦敦。有查尔斯 12 世统治下的伦敦帝国，有无数旗帜飘扬下被征服的伦敦，有遍是穹顶的伦敦，有爱西尼人统治的伦敦，有罗马伦敦发展出的大都市。我到过每一个伦敦，每一种病原体都在我体内，病毒基因组的每一种排列也在我体内。他们告诉我，一个光子能干涉到它自身的可能性。免疫细胞上的受体有时可能干涉到现实中不存在的病原体。随着量子筛放慢速度，纳

米机器人在我的血液中四处搜寻，将每一种抗体记录归类，度量每一种免疫反应。每一处统计学异常都追溯至量子筛，缩小搜索关键词，直到技术人员隔离出疾病的重要传播地点。

他们一旦找到重要的传播地点，就立刻给我穿上塑料防护服，马上派我去那儿，让波函数坍缩，那样我能弄到一份样本。之后，他们给我放一天假，或是出于感激，或是为了再派我重新进入多重宇宙之前，先行确保我没有被感染。

若不是有幻梦，我应付得了这个差事。你瞧，卡洛塔在那儿。她站在月台上，或是站在轨道上，朝我招手。她总是身着墨绿色的衬衣，我们送她去那天她也是穿这件衣服。我曾将这件事告诉了技术员，他们警告我在进入量子筛之前别再胡思乱想。他们说，思维有回声，思维的回声响彻多重宇宙。

我尝试将姐姐赶出脑海，但出于公民责任，我只能撑到眼下的地步。我不再频繁看见爱西尼人或维京人。我造访的车站看上去越来越像我所在的车站。卡洛塔出现在人群中，起先是零星出现，接着是作为一名沉默的同伴。技术员一定在摄像机上看着我。他们一定知道，我进入多重宇宙的突袭并非随机。他们会不会让我退出？切开这间囚禁我的监牢紧紧焊接的大门，这番努力是否值得？

也许，他们不再监视我。也许他们已经宣布我的数据无效，将我勾销了。这无关紧要，反正我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回忆卡洛塔了。

某个早晨，量子筛关闭了。我询问技术员，他们告诉我这一天没有我要干的活。我恳求他们，我高高举起一张卡洛塔的照片在摄像机镜头前上下摇摆，但技术员一声不吭。我几乎能听见他们在边摇头边计算已经浪费了多少钱。

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于是穿上塑

料防护服，叉腿坐在量子筛里，任由对卡洛塔的念想充斥脑海，用意念驱使脚趾和指尖感受刺痛，就像量子筛启动时那样。仿佛受到这个念头的触发，我体内的能量暴涨。我的视野先是闪烁，然后发光。

我身在每个地方，但仅仅存在瞬息。

我在量子筛中，但不是我自己的量子筛。有人在另一个月台上建造了量子筛。远远地可以听到警报声响起。

卡洛塔站在我面前，穿着塑料防护服。她的呼吸令她的面罩起雾了。她的臂弯里抱着一个头发很少、身形消瘦的人。过了片刻，我才认出那人是自己，穿着一件墨绿色衬衣。

“卡洛塔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一直在等待，”她说，“时间不多了。他们在切断城市电力，封闭这个地方。我因为违抗命令到了这里。我知道你挺不过这趟逃往掩蔽所的行程。”

我吗？我是躺在她臂弯里的人，还是站在她面前的这位？也许我是卡洛塔的幻梦。

“你有基因组吗？”

“在你衬衣口袋的一只闪存盘里。”她说，“我想，无论你来自哪儿，那个世界的人都有治疗方法。”

我将自己——我的分身——放到量子筛的垫子上，伸手到熟悉的衬衣口袋里，取出闪存盘。我将它朝手腕上的扫描器挥了挥。计算机检查了数据库，返回一系列疗法。

卡洛塔阅读了一遍。

“我们能合成其中至少两种药物。我的天，假如我们仅仅想到——”

“不要担心那些假如，”我说，“也许仍然有时间阻止撤离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至于——”

我听见量子筛在我身后放慢速度。我没有回头看。我知道量子筛是空的。

“技术人员会知道如何处理。哎，他们也许发现我的异我是个比我更加感恩戴德、心甘情愿配合的实验对象。”

卡洛塔和我一起登上阶梯。经过地铁站的读卡器时，我用的是图书馆借书卡，而不是大伦敦地区的交通卡，但我没心情去为细节吹毛求疵。卡洛塔在这儿。无论这儿是哪里，我都回到了家。

“去哪里？”我问道。

卡洛塔转身面对我。

“我尚未考虑过。我签约加入，是因为我见不得你自暴自弃，日趋消瘦。我想要噩梦终结。我从未料到……”

“幻梦的出现？”我大胆问道。卡洛塔点点头。

伦敦在等待我们，一座受到疾病袭击的城市在等待重生。

资料来源 Nature

本文作者阿尔杰农 (S. R. Algernon)
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学习
生物学和小说写作。